

短篇小說獎

初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李嘉恩

黃崇凱認為，「今年參賽作品水準都滿不錯，讀到很多篇原住民題材，技巧上也開始有一些比較高竿的轉化。我猜寫的人不見得有原住民背景，但已經對那樣的文化內容不陌生，這也許跟社會氣氛的變化有關係。」同組評審的張亦綯進一步補充，「除了原住民題材，我觀察到今年有較多通姦除罪化、非婚生子女使用話語權的作品，性工作場合的篇數也較往年讀到的多。主題集中之外，還有一個明顯的轉變：同志題材幾乎都消失了。」她也給出寫作上的建議，「我覺得這些小說的素材都滿好的，可是，好的小說不會只停留在素材。不能讓讀者在讀這篇小說之前跟之後有不一樣的感覺，是很重要的。所謂『震撼』不一定是死了很多人，或有人跳樓——清淡或空白也可能帶來震撼。比較可惜的是，有些作品文筆很好，但沒有認真思考過小說是什麼。當然也有讀到各方面都處理得很好的作品，讀起來很驚喜。」

陳雪表示本屆參賽作品題材很豐富，然而，「技巧比較生澀，對於素材的掌握，以及怎麼樣在適當的篇幅裡面展現，似乎無法很得心應手地駕馭。」她的評審標準是，「會選擇完成度比較高的作品，有一些小說連基本的文學性都達不到，過度平鋪直敘，或處在素人狀態，直接以想像來寫作，乍看也許很有新意，但實際上並沒有翻轉出新的東西，或提出強而有力的觀點。整體而言，個人特色較

不明顯，但仍有水準之上的作品。」丁名慶認為該組沒有特別亮眼的作品，「讀起來像是初學者，可能有很多故事要說，但沒有經過消化，寫得很趕，材料塞了太多，不太清楚在短篇小說的篇幅裡，應聚焦何處。大部分像是憑一股氣在寫，可是寫作要考慮續航力，而不是任意置放任何想到的東西。如果想放進小說中的東西太多，但篇幅無法負荷，就會變得很像故事大綱。」他並且觀察到，「在這批作品中，看不見『閱讀』帶來的影響。題材多為身邊所發生的事情，但沒有新鮮的觀點。」

葉佳怡則表示，「我們這組作品文字功基本上滿扎實的，可以講出完整的故事，對於意象的應用，以及如何鋪陳短篇小說該有的魅力，都有達到基本水準。但如果要找出非常突出的作品，卻也沒有那麼容易。」她指出，「通常較容易出現的問題是，前面鋪陳得還不錯，到最後常常有落空的感覺。」關於題材改變趨勢，葉佳怡發現，「以前會看到比較多大事件、時代的故事，今年少了很多，反而是少女成長或男性成長的小說占了不少比例，有小歷史壓過大歷史的走向。」李桐豪表示，「這些作品讀起來很流暢，但僅止於此。有點像公視學生影展的電影，分鏡很好、故事很好，可就只是這樣。其實我會有一點感慨，寫作者有沒有好好面對書寫這件事情，有沒有好好用文字去造句、說故事，那會是我比較珍惜的特質。」

短篇小說獎

複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孫梓評

王聰威表示，「這批作品中所關心者和以往無異，是大部分文學獎參賽作品都會關注的題材，特別是與女性有關的，女性童年創傷、成長歷程，家庭中所受委屈，暴力或情感上的壓抑。即便如〈斑雀雨〉這樣一篇寫得很好的小說，處理的也仍是母女關係。從文學感受上來說，整體前進的幅度有限。原住民題材處理的進展幅度比較大，其他則沒那麼顯著。或許，這也反映了在父權社會中，女性創傷或自我成長，仍然是文學寫作者最關切的問題。但我不知道，像〈遊樂場所〉這樣已經必須以病態來表達內在的寫法，要走到多遠，才能表達出寫作者想關心的。」至於審稿標準，「我通常會選擇結構完整、語言表達強力的作品。這批作品絕大部分都寫山，只有〈雪卡毒〉寫海，運用海鮮知識，寫海邊鬼混的這批人的生活，題材比較特別。」

甘耀明認為，「今年審稿比去年閱讀的感受更順暢。有幾篇作品整體能量比較高。小說中有很多都在寫人性的傷害，或許因為喜劇總是比較難寫。不過，我讀這麼多文學獎作品，發現有些作品的透明度不高。小說應該說得好，說得巧，說得妙，亦即，小說作者如何藉由文字這個媒介，經過轉化，將訊息傳遞給讀者？有些作者只是耽溺在自己的書寫，有沒有努力讓自己和讀者對等？小說中有些東西可以模糊，但不可以完全讓讀者無法進入。若你這麼努力去書寫，但沒有考慮讀者能否接收你的訊

息，就很可惜。此外，可能過去曾有台語文寫成的作品得獎，慢慢地，參賽作品中台語文書寫的比例也增多，但若是某些詞彙使用得太專業，甚至沒有注釋，讀起來會變得很慢，訊息如何勻稱地傳達？或許是作者應該小心斟酌的。」

郝譽翔感覺，「今年小說都很順，都滿好看，是愉快的評審經驗。去年的參賽作品讀起來有點卡卡的，有點出軌，比較不是依照讀者的閱讀慣性在寫。今年大概可以抓到作者的寫作路數，人物形象都滿鮮明，不會只是一個名字在那邊浮動。除了作品可觀，水準也整齊。或許相較之下比較沒有突破或實驗的寫法，然而在守成和前衛之間，亦是兩難。」

短篇小說獎

決審會議紀錄

記錄◎董柏廷

在安全的範疇裡進行小說的操演

時間：二〇二〇年十月六日下午二時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周芬伶、林俊穎、范銘如、陳雨航、郭強生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收到三二四件來稿，由黃崇凱、張亦絢；丁名慶、陳雪；李桐豪、葉佳怡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，選出三十五篇進入複審。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，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，複審時參與計票。再由複審委員王聰威、郝譽翔、甘耀明選出十三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公推陳雨航為主席，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。

郭強生：今年參賽作品主題集中，多為原住民族部落、女性身體、性別暴力，同志主題等，較之過往，同類型主題比例高。寫作上則有一些共同問題，第一，林榮三文學獎比較容易出現鄉土題材作品，今年這批作品中書寫鄉土題材的作者，好像失去描寫景色與人物的功力，變成簡化後的鄉土樣

板，只剩下台語對白與台詞。我不禁想，以前讀龍瑛宗或鄭清文小說時，並沒有那麼多的台語對話，但字裡行間散發出的氣質很吸引人，因為那都是出自真實誠懇的經驗。同時，台語對話也是各家寫各家，有人拼音，有人借音，有時讀來費疑猜。第二，雖說短篇小說轉折速度快，但有一半以上的作品常用一句話切換場景，寫得好的當然能像張愛玲〈金鎖記〉中的鏡花水月，但這批作品中多只用一個直接敘述句，便取巧、省事地跳躍過去，是處理時空改變時不夠細膩的慣性。

陳雨航：我大約統計了一下，關於女性心智題材有六篇、部落原住民書寫三篇，共占十三篇中的九篇，寫得好的會從不同角度切入，或深入挖掘，因此能讀到較為特異且突出的作品。我也注意到，很多題材跟目前社會氛圍咬得近，從反應現實的層面來說，倒還算切題。至於，台語文書寫一直都有借音來寫的問題，很卡拉OK式的寫法，但好像有一群人就是會這樣書寫，而且會繼續下去，不會消滅，不知道如何解決。

范銘如：前幾年評審常能看到一些特殊題材，或形式上較具實驗性的作品，但今年反而沒那麼驚豔，甚至有點小失望。如剛才兩位評審所說，這批作品同質性很高，基本上很文青風。這些題材應該是幾十年來台灣文學的主流，但也正因為已經是主流的寫作主題，我更期待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挖掘更深，無論是形式或題材的開發。前幾年的小說參賽者，會讓我覺得很用功，努力做了許多田調，但這一次，感覺用功度卻不似以往。另外，參賽者雖沒有刻意懷舊，甚至可能以為自己在寫新東西，但讀的時候卻讓我覺得「很復古」，偏向保守，很像回到八〇年代。文字與敘述邏輯上也不太流暢，常有

斷裂，不知是否跟現代年輕人習慣影像閱讀有關呢？

林俊穎：今年作品平易近人而且易讀。找不到刻意求工或經營過度，甚至冷僻題材的作品，也沒有流於類型的過度簡化，或許是初、複審階段已經篩選過的結果。身為讀者，這樣的情況是幸福的，因為沒有什麼閱讀障礙，但我仍感到遺憾：這些平易近人的小說，都在一個安全的範疇裡進行小說的操演，因此，很難看到具有原創性的驚喜之作。至於，台語文書寫（我總覺得台語文是很政治正確的說法，我寧願講閩南語文書寫），到目前為止，參考書籍與資料已經很多，真正有志於此的寫作者應該要立下一個目標跟志向，因為台語文是歷史悠久的文字，可以非常典雅，小說作者應該多多提煉。關於原住民題材，我不免與二、三十年前讀田雅各《最後的獵人》相比，彷彿都沒有人寫得跟他一樣好，現在多像是在寫作課程或系所上學到一些細碎知識，就拿來一用，讀起來不像是真正原住民寫得那麼到位。

周芬伶：此獎做為指標性文學獎，在篇數如此多的情況下，應該可以看到現在的寫作趨勢。過去比較多中生代參與，而今參賽者年齡愈往下修，有年輕化的傾向。鄉土特色在這批作品中是很重要的，一塊，無論是書寫新鄉土或後鄉土，有很明顯的錯位，或是斷裂，以及語言的疏離，找不到過去鄉土文學那種根本質上的感動，這是較讓我失落的地方。第二，是語言的問題：方言使用的退化。我不同意原住民語或台語就是粗俗或指稱是台客8+9的語言，那是個很奇怪的看法。另外，書寫原住民題材的作品，創作者可能有下一些功夫，加進傳奇或是神話寫法，產生疏離感，很像在讀奇幻小說，

脫離寫實範疇。整批作品讀第一次時，雖然有些小失落，但讀第二次，卻發現有些作品滿耐讀的，可能新一代寫手用心的層面不是放在大題材上，而是集中在小細節的經營，營造單一效果，使戲劇衝突比較明顯，慢慢讀，會發現文字也滿有味道的。不過，身處5G跟後人類的時代，又經過疫情肆虐，我更期待出現近距離的書寫，譬如科幻，或是探討後人類的作品，但這批作品顯得較為安全、保守，有一點小小delay，時空好像拉回幾年前的台灣，並未反映出現在的社會氛圍。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投票，不分名次，各圈選三篇，結果為：

四票作品

〈雪卡毒〉（林俊穎、范銘如、陳雨航、郭強生）

一票作品

〈斑雀雨〉（林俊穎、陳雨航）

〈四小天鵝〉（林俊穎、范銘如）

〈我們要如何才能原諒自己〉（陳雨航、郭強生）

〈遊樂場所〉（周芬伶、范銘如）

一票作品

〈風颳公〉（周芬伶）

〈山瘟〉（郭強生）

〈日系快剪〉（周芬伶）

○票作品

〈老巷少女〉、〈生日快樂〉、〈樹上的獨木舟〉、〈遲來的早晨〉、〈革命在路上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作品發表意見。

一票作品

〈風颭公〉

周芬伶：雖是鄉土題材，但帶點實驗手法，融進民俗的東西在裡頭。時空跳接，轉折多，文字以及方言的處理方式都是好的，是有潛力的作者。

郭強生：這篇講一個翻船的悲劇，但寫到後面重點散掉了，人物形象的用意不清楚，文字讀來稍微辛苦。有點意識流筆法，卻沒有顧慮到如何彼此呼應，無法掌握作者想要表達的重點為何。

林俊穎：通篇像炫技的電影般，節奏快，鏡頭短，聲光絢麗，較缺乏節制。

陳雨航：情節跳躍太快，稍欠節制，不容易掌握作者想表達什麼。

〈山瘟〉

郭強生：這篇有點實驗性，借用部落神話，最後敘述者變成老鼠，像卡夫卡的《蛻變》。故事想

講原住民山上生活的艱辛卻不直接道破，而說他們寧願變成老鼠，離開部落，結局有反作用力，有餘韻，故事設計上更是有原創性，是一個有潛力的作者。

陳雨航：我也覺得不錯，特別是變老鼠那一段，特別傳神。

林俊穎：這篇確實寫得很認真努力，可是就像是寫書法臨帖那樣工整。文字流暢度跟基本功絕對沒問題，但有很重的既視感——它不是真的科幻，比較類似老老實實將心理劇譯寫成文字，而心理劇在當代影視作品中又已經看得太多了。

〈日系快剪〉

周芬伶：節奏快，描寫性別與色情題材帶有一種曖昧性。性別彷彿在其中游走不定，透出一點悶騷感。寫法雖老派，反而傳達出溫馨的味道，讀來愉快，不費力。

陳雨航：我看到的是老人對於青春肉體的眷戀。但為什麼小說中那名太太會流淚，且還流了兩次——即便她可能猜到了丈夫的性向——我想了很久，還是想不通。

郭強生：故事很大一部分講洗頭時按摩頭皮的動作、洗髮精的成分、美髮器材等，為什麼沒辦法聚焦描寫兩人若有似無的互動呢？一個男人的寂寞、罪惡、羞恥感，應該能有更多東西被描寫出來。

范銘如：這篇本在我考慮之中，因為同志文學中，書寫大齡的深櫃偽直男不是那麼多。但後來我將男主角的情欲對象轉成女性，並與相同主題作品比較，就覺得並沒有寫出差別。而且題目為什麼是日系「快」剪？明明一切都很慢。這篇應該要傳遞出日系的空氣感跟日常感，緩慢而內斂的感覺，但

題目與作品基調相違背，掌握情緒的功力稍嫌不足。

林俊穎：我給的分數其實不低，在五、六名內。但問題正如剛才各位所說，這麼一個隱藏自己的老男人，應該是一座休眠火山而非死火山，但作者只揭露出一半或三分之一，其他就跨不過去了。

一票作品

〈斑雀雨〉

林俊穎：這篇小說是十三篇裡面少數寫得精巧且拔尖的。作者的基本功毫無問題，寫東部山海以及對動物的觀察很有情境。可是我反覆閱讀時，卡在兩處難以克服。第一，這對母女對峙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？不能說身為原住民且有女巫身分的媽媽，從小跟女兒說我要變成鳥但沒有變成，就成為主述者很大的心理創傷，甚至造成反感，這樣不太能說服我。其次，母親跟父親之間的交惡與恩怨，雖後來交代是因父親外遇，但也僅是淡然一筆帶過。整篇小說處理的關鍵核心反而是擁有女巫身分的原住民母親，如何竊取知識並付出代價。做為讀者，我必須問，所謂的知識是什麼？是漢人的知識或是現代文明的知識？我還想跟作者argue：你真的覺得原住民比較沒知識的嗎？原住民對環境的認識是比都市人還要豐富很多的。當然，母親習得現代農藥知識，用以謀殺親夫的情節很精采，但整篇小說架構上，這兩個關鍵處我克服不了。不過，這確實是一篇值得給予肯定的小說。

郭強生：這篇確實是一種「概念式」原住民。套用女巫的設定、書寫母女關係的部分不夠自然。

為何不好好寫原漢之間可能的衝突呢？但作者所使用的意象與隱喻是不錯的，只是描寫謀殺的過程與方法，欠缺足夠的說服力。

陳雨航：以這篇小說的內在結構而言，殺人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對我來講並未造成閱讀上的困難。這一類講動物實驗的作品，讓我想起曾讀過的一個日本短篇，當人類要救動物時，動物已被飼主制約，牠因為早被餵養成某種樣子，不但不會攻擊對方，還會乖乖讓對方攻擊。而此篇則透過母女和夫妻的角色，做出類似的明顯對比。母親因長期被父親藐視，女兒在父母爭奪之下，最後傾向父親，或也可以比喻為原住民知識系統與漢族代表的現代知識系統的對立，作者似乎想告訴我們，這個小說就是將兩種系統混合後所產生的結果。小說講的是一場漫長的家庭鬥爭，帶有驚悚犯罪推理小說的架構，顯得好看。整篇也給出夠多的思考空間。

周芬伶：整篇的設計跟架構還有企圖心都滿大的，但問題也在此。代表西方知識的那一個系統沒有寫好，原住民這邊雖然好一點，但也有很多東西沒有處理乾淨，若寫成中篇或長篇，讓細節與血肉更多一些，或許對照起來會更好。不過，這篇確實耐看。

郭強生：這篇是推理小說寫法。如果主述者是一名科學鑑識官推演過程並發表感觸，很多問題就可以說得過去，但作者偏偏是透過「女兒」這樣的角色，很多地方就顯得過不去。

范銘如：這篇太可預期了，情節完全應了我的猜想：以文化性的命題設定，做出衝撞跟結合，卻有無法銜接處，破綻也有點多。

陳雨航：我不覺得母親殺父親完全是因為外遇，那是從結婚以來，漢人父親對原住民母親持續的藐視，唯一的女兒成為他們爭奪的對象，因此以女兒的角色來寫，反而衝擊會更大。

〈四小天鵝〉

范銘如：作者在描述音樂、舞蹈、韻律的部分都寫得不錯，儘管劇情有一點老套，看似講關於sisterhood的故事，但細節處理得不錯。主角小時候跟女同學之間的勾心鬥角，用編頭髮做為象徵，扣回主題四小天鵝的全體舞蹈team work，讓我感覺到並沒有落入女性情誼的傳統框架中。

林俊穎：整篇小說帶有黑色幽默，對話伶牙俐嘴又尖酸刻薄，緊緊抓住意旨，從頭到尾沒有失焦。我自己的解讀是，作者抓住女性較不社會化的那一塊，譬如主述者會不斷自嘲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朋友？作者很技巧地避開「閨蜜」兩字，最後仍然安排他們要合跳四小天鵝那場非常需要合作的戲。這篇作品討論女性如何看待朋友，與社會化程度深淺一事，充分直視其所要逼視的核心點，並用一個太妙的結尾把故事串連起來，讓我讀的時候很享受。

郭強生：我沒有投的原因，主要是敘述觀點：「我」是一位藝評家，也算一名社會人士，但字裡行間並未傳達出一名藝評工作者的心智，如果可以用更成熟的視角來處理會更好。此外，小說中運用大量解說語言「導聆」芭蕾舞，卻未讓芭蕾舞成為彌漫在故事之中的背景，讀起來稍嫌生硬。

陳雨航：小說的重點可能放在四個人的人際關係上。這篇文章是所有作品中最犀利且世故的，雖講世間的通俗故事，卻又是不可或缺的日常，因此並不會帶來太多情節轉折。文字是好的，是值得考

慮的一篇作品。

〈我們如何才能原諒自己〉

陳雨航：講述女性受創、認命，導致迫害自己的循環，「沒有愛，如何做母親呢？」是此篇很重要的命題。「我」講述自己與母親的關係，要如何才能原諒自己？如何才能原諒母親？故事情節滿聲動的。

郭強生：這是多篇談論女性意識作品中我較喜歡的。許多人以第一人稱「我」寫作時，往往非常主觀，很邏輯地將所有事情鋪排出來，但「我」應該更有趣，甚至可能是一名「不可信賴的敘述者」。家暴、自殺的題材並不新鮮，但這篇小說好看在它的口吻跟觀點，語法看似怨毒，卻散發不自覺的悲傷，比起強烈自覺要寫一部女性意識、以敘述堆砌的作品，此作透過生活性細節襯托，將主題落實於日常，「我」運用得很好，出現更多層次。

范銘如：這篇是很典型的女性書寫，寫強暴之後，校園與長輩如何對待受害者，以及被壓抑的情緒最後如何反撲。很多句子寫得意味深長，尤其提到母親小時候鄰里有個瘋女人遭家暴致死，最後再藉由母親之口點出「（瘋女人的）小孩長大後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原諒自己」，相對帶出，媽媽以後要如何原諒自己？很扣緊題旨。作者給出非常多女性問題的進階思考。美中不足處是，最後將罔市當做學姊的母親，像是硬要替代成一種另類的母女關係，試圖和解並活下去，有點刻意。作品主題本身是很重很重的，想要寫的應該很多是 *unspoken* / *unexpressive* 的部分，也是通過那個部分能讓張力產生

強烈戲劇性，但偏偏加上一個戲劇性很強的轉折，對我而言實在太「小說」了。還有，「我」的傷害到底是什麼？我不解其憤怒與憂鬱，以及真正造成母女之間隔閡，最掙扎的點是什麼？

郭強生：確實有一代母親只會充滿抱怨講述殘忍的故事，完全沒有教導女兒該如何站起來、走出去。

范銘如：但這種責罵母親的作品，已經很多了，以女兒角度批評媽媽，或年輕世代批評無知母親給他們造成的傷害，若作者能寫女兒長大後也發現自己對媽媽造成很多傷害——這樣去處理母女關係，或世代衝突，還比較有趣一點。

林俊穎：我同意范銘如說法。台灣以前的女人——可能是我祖母或我媽媽那一代——由於經濟跟社會條件因素，讓她們都很能忍。只不過，現代應該不會再取「罔市」這個名字了。名字在這篇小說裡很重要，所以我特別在意。另外，讀小說時，我很擔心作者會跳出來自揭底牌，「這些女人，總是在身為女兒的時候死去，又在身為母親的時候假活了過來。」很不小心就會將自己的毛病一併攤開來了。不過，我同意作者的出發點有其觀察與心之所繫，只是許多設定稍嫌粗糙。

郭強生：因為敘述者一直在跟自己辯證，碰到某件事又全然翻盤，才會在中間擺盪，這就是「不可信賴的敘述者」的有趣之處。可能她跟同伴都有某種遭遇，但是母親不知道，而她也接納了，那中間的留白是很有意思的，讓人思索她及同學經歷的傷害是什麼？那一定是很大的傷害，才會需要一直反覆辯證。

〈遊樂場所〉

周芬伶：這篇女性書寫其實沒有很多情節，但重點在主角心理、場景細節跟氣氛的描寫，效果單一，所以集中。跟〈我們要如何才能原諒自己〉相較，那篇觀點上不適用散文化方式述說，很容易顯得抽象。因此我轉而挑選這一篇，圖像及影像感較為鮮明，雖讀到一些段落有點不太舒服，但對於這樣特殊的女性，為達到殘酷效果，作者才會選擇這樣的寫法。細節非常耐讀。

范銘如：這屆有許多書寫女性的作品同場競爭。因此我在挑選時，是以女性文學的歷史座標來看，挑出書寫方式比較特別的。這一篇我真要好好幫它拉票。女性光在外面想要挑一間乾淨的廁所，就有很多思量，要考慮到舒適度、安全性等等，我沒有看過有人這麼煞有介事，透過許多細節描寫排泄一事，讓我邊看邊笑。我同意這篇的主題一點也不宏偉，但即便是小題材，作者完全沒有偏離主題，達到集中托高的效果。排泄被寫得有點色情又有點好笑，很少能讀到將排泄與女性成長過程的情欲啟蒙、禁忌、摸索結合在一起的作品，有其特殊性。而且，作者把廁所比喻為遊樂場所，也非常有創意。

郭強生：其實，身為男性，要找一間上大號的乾淨廁所也是困難的，所以廁所經驗我也完全理解。我之所以沒有選擇的原因是，女性主義已經走了四十年，這篇作品只是把處女膜換成肛門而已。如此集中書寫，作者或許認為可以衝撞到什麼，但那個衝撞力道還是滿保守的，依然只見女性在自己的身體上做文章。如果今天是寫一名女性去男廁所偷拍，我會覺得還有點意思，女性意識在這篇作品

裡，應該可有更多新的發揮，帶給我們新的思考維度。

陳雨航：雖然是講女性的私密性，但我並不覺得它只屬於「女性」。如果你本身有潔癖，那小說中所發生的事情，也就不分性別。譬如，我剛從歐洲回來，會覺得台北的廁所都好棒；學生時代去西門町玩，心裡也會有一張廁所地圖。我也想起一篇曾讀過的小說，講女性私密清潔、月事等問題，而這一篇的好在於它營造的危機感更大，還寫到便秘，是身為男性讀者也可能會有的危機，講的其實是人類的大事呀！

郭強生：作者是不是想要講性，但沒有講好？譬如提到大學生會在廁所裡面做愛？

范銘如：不只講性，是要講那個區域裡發生的事；不是只講一條線，而是將兩條本不會搭在一起的線索，合在一起處理。

林俊穎：沒錯，道在尿溺！我讀這篇時，情緒跟生理上都是很為難的，作者不斷挑戰讀者的潔癖，巧妙用「妳」泛指所有女性遭遇的困境，闡釋「女性」跟其身體以及排泄物之間的關係，其中一段情節寫到主角將剃刀放進陰道裡，使我想起電影《鋼琴教師》。另外，這部作品的可預期性對我來說也很高，從圖書館廁所四腳獸，再聯想到游泳池，最後又寫到經血和性器。我當然同意作者試圖有趣以及幽默的嘗試，但很多時候樂趣還是被我的潔癖給沖淡。還有一個為難處是，這樣的議題設定太清楚了，等於是概念先行的作品。

四票作品

〈雪卡毒〉

林俊穎：這篇乍看有些粗糙，但卻是質勝於文的粗糙，這般筆調配合故事的鋪排，很貼切傳達台灣鄉鎮輓歌的意圖。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市區普遍面臨標準化與模具化，同樣面對「要不要開發？如何建設？」等問題。現代化開發以及建設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？作者巧妙地將兩條敘事線編織一起，透過從事海釣船的主述者，狠狠地虧了台灣人的口腹之欲。同時，對照鄉鎮被台灣人竭澤而漁的狀況，「雪卡毒」明顯代表食物鏈尾端的隱喻。整篇瀰漫絕望到近乎瘋狂的情調，氣氛掌握非常成功，若最後的三分之一，或四分之一再收斂些，或許會讓作品的檔次提高。結尾可真像張愛玲的那句老話：「一步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。」只是，這篇在閩南語文書寫上，犯的毛病不少，我很擔心，不懂台語的人該如何看這篇小說？畢竟沒有任何註解。

范銘如：這一篇是在所有鄉土題材中，我唯一挑出的一篇。原本認為結構稍微離散，但知道什麼是雪卡毒後，再回頭看整篇故事，便較能統合。我喜歡作者寫出嗅覺、視覺的部分，讓你能感覺漁港鄉村的腥臭骯髒與汙濁感，也很挑戰我的潔癖。他將食物鏈以及土地買賣開發，上下游層層勾結、剝削的兩條線搭起來，儘管有時不那麼緊密、很多地方敘述過快，但仍覺得整體規畫以及企圖相當不錯。

陳雨航：小說中出現的卡拉OK式台語，給我一種十六釐米放大成三十二釐米的粗粒子感，帶有

一些粗糙的美感，且具有力量。如剛才林俊穎所說：鄉鎮都在崩壞中。這篇故事主要也是談故鄉崩壞，以雪卡毒為題，談的不僅是吃魚，其中也象徵鄉村發展過程，類似一種集體中毒，所有角色都被永不止息的欲望控制，是反映社會現象最到位的一篇。

郭強生：優點大家都講到了，這篇的真實感，確實是十三篇讀完後印象最揮之不去的作品。雖然過度開發、鄉土不再一類題材很多人寫過，但這篇厲害之處，就是用各式海產營造嗅覺上的效果，以鳳螺做為象徵，描寫人們拚命吃食，甚至刮到嘴流血的那個姿態，透過細節呈現，不帶批判，也不是概念堆砌，因此顯得很好看。人物內心的空虛感，也符合其身分背景，結局也收得漂亮，是個滿好的寫手。雖有一、兩個地方跑出文青腔，但這一幫子人的樣態，仍然寫得極具真實感。

陳雨航：而且「我」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。

周芬伶：這篇的台語書寫較有味道，也讓我想到許多關於漁港的故事。只是，一切太合理性了，缺乏核心事件，許多碎片散落，尤其跟女人之間的情色關係寫得太多，如果在意念上多琢磨一點，是否會更好一些呢？

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。一票作品僅保留〈風颳公〉和〈山瘟〉兩篇，評審決議，第二次投票從所餘七篇作品挑選五篇給分，最高5分，最低1分。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雪卡毒〉18分

（周芬伶 1 分、林俊穎 5 分、范銘如 3 分、陳雨航 4 分、郭強生 5 分）
〈遊樂場所〉 16 分

（周芬伶 5 分、林俊穎 2 分、范銘如 5 分、陳雨航 2 分、郭強生 2 分）
〈斑雀雨〉 14 分

（周芬伶 3 分、林俊穎 3 分、范銘如 2 分、陳雨航 5 分、郭強生 1 分）
〈我們要如何才能原諒自己〉 9 分

（林俊穎 1 分、范銘如 1 分、陳雨航 3 分、郭強生 4 分）
〈四小天鵝〉 8 分

（林俊穎 4 分、范銘如 4 分）
〈山瘟〉 6 分

（周芬伶 2 分、陳雨航 1 分、郭強生 3 分）
〈風颭公〉 4 分

（周芬伶 4 分）

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，由〈雪卡毒〉獲得首獎，二獎為〈遊樂場所〉，三獎為〈斑雀雨〉。〈四小天鵝〉、〈我們要如何才能原諒自己〉兩篇同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短篇小說獎

評審簡介

周芬伶

一九五五年生。政大中文系畢業，東海大中文研究所碩士。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散文《雨客與花客》等多部，小說集《花東婦好》等多部，論文集《孔雀藍調——張愛玲評傳》等多部。

林俊穎

一九六〇年生。政治大學中文系，紐約市立大學Queens College大眾傳播碩士。曾任職報社、電視台、廣告公司。曾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，金鼎獎，金典獎。著有長篇小說《猛暑》等多部，中短篇小說《某某人的夢》等。





范銘如

一九六四年生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東亞文學系博士。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。著有《書評職人》、《空間／文本／政治》等多部，並主編多本文學和評論選集。



陳雨航

一九四九年生，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。曾任職報紙副刊、雜誌、出版編輯多年。著有長篇小說《小鎮生活指南》、短篇小說集《策馬入林》等，散文集《小村日和》等，編有《九十三年小說選》。



郭強生

一九六四年生，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。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文建會優良舞台劇本獎等。著有長篇《斷代》等；短篇《夜行之子》等；中篇《尋琴者》，編有《99年小說選》，文學評論集多部。